

# 《死亡陷阱》

## ——当艺术遭遇绝境，要如何起死回生？

张丝雨

（上海戏剧学院，上海 200000）

**【摘要】**对于剧作家来讲，当有灵感时，其对于每出戏都能够做到精确的安排，然而当失去灵感之后则可能会面临着巨大的考验。文中，就结合《死亡陷阱》，对艺术家在灵感枯竭后该何去何从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死亡陷阱；艺术；灵感

**【DOI】** 10.12294/j.issn.1673-0992.2022.05.004

“每一个细节都会起到作用”，这句话不仅是对法官说的，也是对编故事的剧作家说的，在灵感没有枯竭之时，剧作家就像一台精密的仪器，精准地计算出每出戏出场的各个人物的数目、出场的顺序、情节的编排，但是灵感并不总是像海绵里的水，有时候苦思冥想也不见得能挤出墨汁来，对美国著名百老汇悬疑剧作家西德尼来说，是如此，对当代其他文艺工作者来说，亦是职业生涯中所要面临的考验。

### 一、论情境的创设

灵感的枯竭等于是宣告了一个剧作家的死亡，戏一开始，就弥漫着痛苦的味道。百老汇著名的悬疑

惊悚剧作家西德尼已经十八年没有写出什么好戏了，他过着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日子，还要仰仗自己的妻子麦拉啃老本养自己，这样的生活对一个中年男子（尤其像他这样曾经红过的名人）来说，几乎是比死还要痛苦了。就在这时，仿佛天上掉馅饼一般，西德尼培训班里的一个学生克里弗德称自己的处女座写好了，名字就叫《死亡陷阱》，希望能够得到自己尊崇的偶像的指点。西德尼自然愿意好好指导他，因为在他听闻学生的故事梗概后，他脑子里马上萌生出一个可怕又绝妙的点子，他正在筹划着一盘大棋，一个铤而走险又能快速发财致富的办法，而他作为这出戏的编剧，准备将棋盘上的猎物一步步诱捕进自己的陷阱里。

“情境”是剧作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由“人”跟“事”两方面构成，我认为一个成功的情境必须要符合以下特点：第一，故事发生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必须是真实而有趣的，真实意味着具备合理性，有趣意味具备戏剧性；第二，人物之间的互动必须足够耐人寻味，即人物动机各不相同、终极目标不同、戏剧动作不同，由此必然引发矛盾冲突。

《死亡陷阱》花了30分钟成功创设了一个充满血腥味的悬疑情境，观众知晓了核心的人物关系：即西德尼与妻子、西德尼与学生的关系。因为十几年写不出好剧本，西德尼内心充满了自卑，他的妻子为了维护丈夫的自尊心，还把获过奖的奖牌跟拍戏用过的道具大小都挂在墙上，墙上跟柜子里的道具是对西德尼还沉浸在过去的荣誉里这一心理的细节刻画，夫妻之间并非传统的男尊女卑的关系，但是我认为他们的关系在表面上看是女尊男卑，实际还是男尊女卑，因为西德尼是靠妻子养活，他们的经济地位其实是不平等的，但是当西德尼萌生了杀人越货的可怕想



法后，妻子只反复进行了口头警告，后来她也沦为丈夫藏尸的工具，所以西德尼从心理上一直给妻子施压，并反复警告和劝阻她不要破坏自己的阴谋。而西德尼跟学生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坦诚相待的，西德尼不甘沦为培训班的教师，他从骨子里是瞧不起那些养活他的学生的，他在一开始就以粗鄙的语言攻击学生，言语中尽是不屑。在剧场中，我听到有观众抱怨做铺垫的时间太长，但是对于一出快三个小时的戏来说，我认为前30分钟的铺垫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戏里面的必需场面，有助于塑造清晰鲜明的人物形象。

## 二、论悬念的推进

“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用这句话来形容这部戏的情节，因为后面的剧情是反转不断，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悬念接踵而至，弄得观众眼花缭乱。西德尼在电话里反复询问，是否把自己的作品还给其他人看过、有意无意地套学生的话，为的就是确保他所做的一切只有西德尼一个人知道，从最初的草稿到完整的剧本都只有西德尼一个人知道，并且也没有人知道学生要来拜访自己，我十分佩服西德尼缜密的思维，当他确定了整个事件的安全性之后，便开始布置陷阱，等待猎物上门。这是前30分钟对西德尼的刻画，与此同时还有他那个胆小的妻子，她现在正像惊弓之鸟一般严密监视着丈夫的一举一动，她怕一个不小心，虚假的谋杀就会变成现实。

让我们来数数前30分钟内埋下了多少悬念：第一，灵感枯竭的剧作家到底会不会为了名誉和财产剽窃自己学生的作品，这也是上半场最大的悬念；第二，剧作家的妻子在精心策划的谋杀案中能起到什么作用，她看上去像是个摇摆不定的人，在剧作家流露出布置陷阱的想法后，妻子麦拉一直规劝他不要这么做，但是她又无法按捺住不去表露对成功的渴望，她到底会成为帮凶还是会成为罪行的揭露者，麦拉的选择是穿插在主要动作线中的一个小小的悬念；第三，学生克里弗德是个什么样的人，听西德尼的描述，好像很看不起这些培训班的“蠢货”，学生是否有超过老师的真才实学呢？克里弗德能否化险为夷是第二个大的悬念。这些大大小小的悬念是埋在具体的戏剧情境中的，它们就像串起的珠子一样，顺着线索拎起一个就能看清全剧的细枝末节，也像湖中的涟漪，从水纹留下的线条可以推出丢出的石子的大小及方向，悬疑剧不是要完全对观众保密，而是要留下合适的痕迹，让观众像探案一样享受着解密的快感，这也是悬疑剧对观众表示尊重的一点：不刻意隐藏线索。

悬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随着剧情的推进流畅地转换。最开始的悬念集中在西德尼如何剽窃

到学生克里弗德的作品这件事情上，当西德尼在满月之夜杀了人后，悬念又转移到案件能否被侦破上，当通灵者来到家中，对西德尼来说压迫感更强，观众又会猜测通灵者的反应，悬念又转移到通灵者能否准确感应到案件真相上，当通灵者反复强调这间房子里充满了痛苦，就连妻子的表情也是痛苦的，悬念又转移到妻子麦拉是否会因为心理素质脆弱而泄密上，当通灵者留下预言称“匕首会被一个黑发女人再次用到”时，观众又会根据线索猜测学生是不是并未真正死亡，当学生意外出现，观众会惊诧这到底是活人还是魂魄，当剧作家与学生里应外合吓死了妻子麦拉时，悬念又落在师生关系上，第一幕也就在此处结尾。

到了第二幕时，作者首先解决的就是师生关系这个困惑，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悬念：一个是通灵者的预言能否实现、一个是剧作家与学生共谋杀人的罪行能否被揭露。通过一个细微的亲密互动，彻底点破了两人同性恋的关系，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没有按照俗套的爱情戏码往下发展，熟悉剧作规律的观众已经可以预测后续的情节，矛盾冲突必然会在这两位主人公身上愈演愈烈。尽管观众也许能够预测大概的走向，但是并不意味着会失去继续观看的耐心，因为马上就有了“发现与突转”，表面上一起创作的师徒其实有着大相径庭的创作理念，学生认为如果能够把杀人案的真实细节写进戏里，必然会取得更大反响，老师西德尼却认为这太过冒险，搞不好会让原本光明的前途陷进黑暗，正是这一想法的不同，引发了后续的悬念：剧作家发现了学生偷偷在故事里记录杀人情节，他想要杀人灭口，学生发现自己的桌子被人动过，他甚至威胁剧作家，他已经记下了所有细节，不管走到哪他都能再写一遍，到底谁能走出死亡陷阱呢？

## 三、论矛盾冲突的升级

如果说前30分钟悬念的设置是“云笼雾罩”，观众只能看清局部而看不到全貌，那前30分钟矛盾冲突的铺垫可谓“静水流深”，从前30分钟后到戏结束时，才出现了比较激烈和明显的动作与反动作的博弈。在演出时，戏是分上下两场的，为了方便对应，就把前一个半小时的容量对应到上半场去，剩下一个多小时的容量给下半场，上下半场都是各分三幕，用西德尼的话来说就是“我喜欢对称的结构”。

上半场戏的动作与反动作主要集中在要不要杀害学生身上，随着情节的推进矛盾双方也在不断转移，并且相同矛盾双方的力量也不是一直不变的。当学生依约来到剧作家家中后，剧作家先是变着法得试探他，接着又诱导他带上价值20万美金的手铐——一个名人用过的道具，直到猎物自己把自己封闭在陷阱里，

剧作家杀人的动作也就完成了，在这个部分，主要是两方矛盾（也可以理解是妻子、剧作家、学生三方矛盾，因为谜题在这里还没有完全解开）。学生被杀害以后，剧作家与妻子的矛盾升级，妻子觉得不能靠杀人的方法获取财富，她的正直不允许她撒谎，但是她对丈夫的爱又在背后扯着她，不让她有任何告发的举动，为了求得心安，她希望剧作家能够主动离开这里，并把藏尸的菜地卖掉。但是剧作家并不这样想，他笃定地认为警察绝对不会仔细调查这里，因为学生是在自己租的房间里失踪的，并且学生连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都说错了，他为了保命说的那些话很可能都是谎言。就在观众关心夫妻俩的罪行会不会败露时，在一个雨夜，拿着狼牙棒的学生突然破门而入，几下就砸死了不知所措的剧作家，而可怜的麦拉还没有来得及躲藏，就因为心脏病突发被吓死了。剧情发展至此，又引出了下一个悬念：学生并没有真正被杀死，那他做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还没回过神来，观众就又迎来了本剧的最大一个“惊奇”，在上半场的结尾处，揭露了剧作家与学生的真实关系以及他们合谋骗取麦拉财产的罪行，同时为下半场戏埋下伏笔：剧作家到底能否使众人相信自己的伪证呢？其实上半场戏还有一组次要矛盾，即麦拉与通灵者之间的矛盾，或者说麦拉自己与自己的矛盾，因为麦拉在心底里是闪过这个念头的，她期望剧作家完成这场完美的犯罪，但是善良的本性又会使她在面对无所不知的通灵者时感到

心虚，她没办法像西德尼一样强装镇静，所以在她不小心坐到了学生坐过的椅子上时她会因为心理的愧疚产生巨大的外部反应，在听到“痛苦”两个字时她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去回忆那可怖的尸体，那一秒麦拉一定又听到了狼嚎与自己的哭声，尽管没有通过语言诉说，但这却是人物所切实感知到的声音。

到了下半场，矛盾双方变成了剧作家与学生，二人围绕到底要不要把上半场发生的案件写出来起了争执，这里涉及两种对戏剧的理解，剧作家代表第一种观点，戏剧始终是假的，戏剧性是人们矫揉造作精心编织的谎言，而学生则认为，生活就是戏、观众就是戏，作家只是美的搬运工，美来自生活本身，看似平平无奇的生活其实就是戏剧性产生的源头。当矛盾冲突升级以后，观众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两个人物的对抗从暗至明，逐渐激烈。第一次交锋是各自发表对创作的不同理解，第二次交锋是剧作家骗走学生后开始撬抽屉，这里以风趣幽默地方式刻画了剧作家不依不饶的形象，因为学生给抽屉上了锁，剧作家不惜拆掉另一边的抽屉去掏剧本，结果手卡在里面，这一情节的设置取得了非常好的剧场效果，引发了观众的大笑。当学生威胁剧作家自己还会坚持把杀人案写进戏里后，剧作家假装接受了这个点子，还和学生组成“黄金忘年组合”，但是到了第二幕时，剧作家又把枪（没有子弹）藏在了学生的剧本里。高潮处就是两个人模拟案发情节，剧作家彻底对学生起



了杀心，他要把学生的死伪装成正当防卫，没想到学生已经提前调换了子弹，剧作家手里的才是空枪，就在学生以为自己将取得完美结局的时候，剧作家拿起弓箭反杀，学生中箭，剧作家小心翼翼地做着善后工作。但这，果真是结局吗？

不管结局如何，这部改编自艾拉·莱文的、百老汇历史上公演最久的悬疑惊悚喜剧钓足了观众的胃口，虽然到了下半场，剧情更加复杂、动作更令人目不暇接，但是编剧还是给了观众喘气的机会，对于上半场的故事，编剧借学生之口进行了再现，作用是帮助观众回忆并捋顺线索，而这种解释说明性质的台词却出现得恰到好处、十分自然，这也是时间长但观众注意力能一直集中的关键。

#### 四、论人物形象的现实意义

本剧以江郎才尽的剧作家西德尼为主人公，重点刻画了包括西德尼在内的三个人物：西德尼、妻子麦拉、学生克里弗德，每个人物的动机都是落地的，是为了基本的生存需要，或是金钱荣誉或是保全性命。尽管故事发生在18世纪90年代，但是因其反映了复杂的人性，使得观众能够对人物产生怜悯与同情，剧中一些台词也写得十分幽默与深刻：比如“必须说出来，这就是上帝赋予人天赋的原因”，这句话只能由通灵者说出，同时表现出她对真相的渴求；当通灵者提醒西德尼要小心穿靴子的人时，西德尼说“那我们就学日本人，进门就脱鞋”；当月圆之夜再次降临时，通灵者称“我总是在月圆之夜达到巅峰状态”，类似的台词西德尼也说过，一个是罪犯、一个是绞杀罪行的追捕者，互相照映的台词更增添了戏剧性；西德尼知道克里弗德并没有对自己坦诚时，说“我会准备好再次面对这个世界”，一语双关，令人遐想；在西德尼偷看克里弗德的剧本时，学生还嘲笑他“你的灵感会来的”，这句话像刀子一样穿透了西德尼，也表现出克里弗德恃才傲物的性格；在两人出现分歧时，西德尼称“我想以谋杀游戏作者的身份进坟墓，而不是以谋杀妻子的同性恋”，可见剧作家的最高任务一直就是通过写作获得名利。

除了学生、剧作家、妻子之外，还有两个喜剧性更明显的人物：律师与通灵者，律师是西德尼班上的学生，通灵者是西德尼的邻居，他们在剧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次要人物台词的设置也数次运用了双关、反讽等手法，对于次要人物动机的交代也具有合理性，作恶的动机都是为了金钱，在调笑的同时更发人深省。

#### 五、论剧场效果的惊奇

剧中的音乐、特效也是随着情节的变化不断变

换，殖民时期复古的布景很能激起沉浸式的体验，恐惧与幽默竟然同时出现，剧情跌宕起伏，无时无刻不揪住观众的心，悬念与紧张是这部戏最重要的两大元素，它们也通过舞美设计呈现出来。

比如剧中反复出现的狼叫声与虫鸣声，紧张关头会呈现出电闪雷鸣的效果，抬“尸体”的那场戏，狼嚎与麦拉的哭声交织，以心理外化的手法刻画了麦拉的紧张，克里弗德“还魂”之时是在一个雨夜，雨声跟手电筒的光芒营造了诡异的氛围。学生这一角色在整部戏中一共死了三次，第一次是假装被剧作家杀害，第二次是偷换了剧作家准备用来杀他的子弹逃过一死，第三次是被解开手铐的剧作家用箭射杀在楼梯上，但是他顶着复仇的意志又用最后的力气反杀剧作家，第三次死亡场景的呈现最是能抓住观众的眼球，剧场内突然频繁闪烁的灯光起到了将画面固定、动作延迟的效果，观众仿佛透过一个画框，看到了一幅胆寒精心的血腥作品，已经“死亡”的克里弗德突然跃起，以飞快的速度把匕首扎进西德尼的身体，并且为了确保他死亡还反复实施着刀起刀落同一动作，那把反着寒光的刀落在人物身上，同时刺进了观众心里，让观众感受到克里弗德的愤怒，那不惜一切代价的疯狂复仇令人惊异又印象深刻。

#### 六、论主题的深刻

有关“戏”的看法不止在这一处出现过，甚至可以说是贯穿全剧，这也是这部戏立意高明的地方，作者借着一起谋杀案的外衣，表现了全天下戏剧工作者都会面临的难题——灵感枯竭之后将何去何从？抛开西德尼与克里弗德阴险、精于算计的性格不说，他们在艺术上的成就已经达到了令人钦佩的程度，比如对于“什么是戏”的理解，从专业技术来评价，他们绝对堪称业内的佼佼者，但是善于应用理论的剧作家竟然会文采枯竭，背后的原因又值得从业者深思，我在假设，是不是因为西德尼还没有看清创作的本质呢，“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借用克里弗德的话说就是“戏既可以发生在生活中，更可以发生在舞台上”。作者把自己对戏剧的热爱与疑惑灌注倒了角色身上，而正因为有这些活灵活现贴近生活的形象，才能让死的理论“死而复生”，在不断实践中，永远保持活力。

死亡陷阱，到底是谁诱捕了谁，这个价值不菲的灵感，在一翻争抢过后，又将花落谁家呢？

#### 参考文献：

[1] 叶骅. 谁陷阱了谁？观话剧《死亡陷阱》[J]. 上海戏剧, 2011